

绿痕
◎著

从神梦记

众神梦记之 TIAN SUN JIANGLIN

天孙降临

『少女奇幻大师』绿痕，2006年度
隆重献飨——『新概念神话』名典

若他是一座枯井的话，那么她定是天宫山顶的月光，
以光华之姿出现在他仰望的井口，
再用银辉将他的空虚都给填满灌醉，
虽然她给的并不是太阳般灿烂的光芒，
可他却也得到了另一种在黑暗中皎洁明亮的光芒。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众神梦记之
绿痕◎著

天孙降临
HUANGQUANMINGHUO

众神梦记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孙降临/绿痕著. 北京: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6.3
(众神梦记)

ISBN 7-5007-8010-9

I. 天... II. 绿... III. 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8377 号

TIAN SUN JIANG LIN



出版发行: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海飞

执行出版人:赵恒峰

责任编辑:汪露露

特约编辑:苏霞

责任校对:刘占生

装帧设计:花雨

美术编辑:彭鹤

责任印务:李书森

社址:北京市东四十二条21号

邮政编码:100708

总编室:010-64035735

传真:010-64012262

发行部:010-84037667 010-64032266-8269

http://www.ccpgg.com.cn

E-mail: zbs@ccpgg.com.cn

印刷:北京时尚印佳彩印有限公司

经销:新华书店

开本:880×1230 1/32

印张:7

2006年3月第1版

200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字数:120千字

印数:1-6000册

ISBN 7-5007-7707-8010-9/I·744 定价:18.00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

1

向秋风问路，相思该往哪个方向走。

年复一年，一条条洒满相思的秋道上，迷惘的人们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擦肩而过，没有谁停留，也没有人回首，即使我们始终都在寻找着彼此。

有一日，当我俩疲惫了，终于在交会的路口再次相逢，不如我们就约好，暂且都把心事放下，一同服一帖文火熬成的浓情。

在那碗中装盛得满满的，是由三分爱，加上七分的心，再慢慢熬成沸腾后的你和我。



天涯又跑了。

有过自家儿子太多逃家经验的天垒城城主夫人，在年满十六的天涯，即将在明日继任天垒城城主的这夜，领着天宫三山的长老们前往天垒城最高处的城楼，去见见那个

在三日前已被她给关进城楼里，并派来重兵看守的天涯，准备告诉天涯明日继位大典的行程时，楼门一开，迎面而来的风雪，自那扇虽已加装了铁条，却仍遭天涯破坏的窗扇吹进屋内，当下阵阵凛冽的寒意，将每个人的脸色都给吹冻成寒霜。

“我是造了什么孽啊——”

再也忍不住满腔悲怆的城主夫人，率先呼天抢地地发出一声哀号，接着两眼一翻，直直往后栽倒，吓得一群长老忙七手八脚接住她，并扬高了音量朝外头唤人。

于是在这雪大风狂的寒夜里，雁荡山的主城——一片灯火辉煌，城内一盏盏原本已熄的灯火再次点亮，城外高举着火炬寻人的人们，手上火炬的光芒映在雪地上，将已披上夜色的山林点缀得晶莹炫眼。

位于天垒城主城后头，城主夫人亲妹子朝露夫人所居的别院，此刻全院的人们，在收到主城传来的消息后，全都赶往主城去协助寻人了，而素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朝露夫人，更是急着去安慰那个听说不知已昏过几回的亲姐。

被独留在别院里看家的海角，站在院廊上远眺着远方的主城。

他想不出天涯为何要逃。

身份血统高贵，集三千宠爱与期待于一身，且只要过了明日就将是天垒城城主，天涯究竟有何不满？打小到大，



有天资、有天赋，集所有天字美评于一身的天涯，从不珍惜所拥有的一切，而且生来就注定要当城主的天涯，更是视“负责”两字为洪水猛兽，总是能推则推、能躲即躲，若是没法推卸责任，天涯就使出令所有长老和城主夫人都跳脚的绝招——逃家。

他已经数不清天涯到底逃过几回家了，而天涯也老是在嘴上说，这辈子最大的心愿，就是什么责任都不必负，快快乐乐地浪迹天涯。

小天涯两岁的他，名叫海角，他与天涯两人，年纪相仿、武功不相上下，论起身材相貌，他俩亦不分轩輊，只是在他俩之间永远都有着一大段，他只能羡慕，如何也比之不上的距离。

名副其实天涯海角般的差距。

若是说，在这座雁荡山上，即将接任城主的天涯是天，那么世代皆无法脱离奴籍的他，就是地。

他是个奴，他这一生为奴的命运，在他出生前就已注定不能更改了。

听双亲说，他们的祖先原是海道的神子，真正算起来，还是海道里颇有威望的武侯，但百年前在两界之战时，海道节节战败死伤甚重，祖先因惧于帝国的六器将军，竟在海道生死存亡的关头畏怯而不肯出战保卫海道。战后，海道虽未亡，海道的神子们也存活了下来，但他们祖先，却因畏战之罪而被削除侯籍贬沦为奴。

一个叛国徒，在海道会有何种待遇？别说是海道，就算是在天宫或地藏，恐怕也同样不会好过，种种歧视与屈辱，并不是当年自武侯贬为奴的祖先所能承受的，自畏战的祖先悲愤自尽后，代代抑郁而亡的宗族先人们亦不在少数，直至他爹娘这一代，再也挨不下去这种苦日子的爹娘，带着还在襁褓中的他自海道出走，在逃至天宫三山外，被正欲前往天垒城投靠亲姐的朝露夫人收留后，这才稍微改变了他们这一族不能改变的宿命。

可他，依旧还是个奴。

只是从人人唾弃的罪奴变成了家奴而已。

那些他从不曾参与，却得背负的过去，自他懂事以来，他无一日不为此而感到不平，可再不平，又能改变什么？逃至天宫的爹娘，很安于这等无忧无虑的新生活与新身份，甚至为此感恩得在他仍在襁褓中时，即将他许给主人朝露夫人为奴，并誓言他家世代代，都将为奴以偿重恩。

串串的咳嗽声，在安静无人的雪夜里听来格外清晰。

站在廊上的海角转过身，无声地走近屋廊尽头的厢房外，这才想起已有好些天没见着的小姐，在前些日子受了风寒。

年仅七岁的霓裳，是朝露夫人的女儿，同时亦是天涯的亲表妹，几年前在夫人的夫婿病逝后，夫人就与小姐相依为命住在这儿。



门内断断续续的咳音，令海角听得不禁皱眉，他愈听愈觉得她咳得厉害，像是要把心肝肺都给掏出来似的，听得好生不忍的他，本是想去找身为小姐奶娘的娘亲过来瞧瞧，但走没两步，他才想起方才娘亲随着朝露夫人赶去主城了，就连别院里那一大票私底下爱慕天涯的女仆们，也偷偷摸摸地溜出别院跟去打探消息了，而院里的家丁男仆们，在方才也都被召集出城去寻找天涯，现在整座别院里，就只剩下被留下看家的他，以及里头那个正病着的小姐。

在一连串不止歇的咳声过后，屋内安静了好一会儿，站在屋外的海角等了好一阵都没再听见她的咳声，有些放心的他本想离开门前，但屋内却在此时传来另一阵奇怪的声响。

总觉得自己似乎是听到水声的海角，纳闷地推开门扉，探首进去瞧瞧里头究竟是发生了何事，岂料定眼一看，赫然发现那个应是卧病在床的霓裳，竟下了床站在小桌边，两手握着水盆，并将整颗头都给浸在水盆里。

“小姐！”被她举止吓到的海角，忙不迭地冲进屋内，一把将她的头自水中拉出。

成串的水珠自霓裳的发梢与脸庞落下，海角拂开她一脸的湿发，见她像个醉酒的人，整张小小的脸蛋红通通的不说，还连站都站不稳，当他还在想这是怎么回事时，她迷迷糊糊地张开跟，看清楚眼前的人是他后，她皱着两眉

捧着自己的脑袋。

“我的头很热……”她说说着又要把头栽进水里，他赶忙伸出两手将她给抱离小桌边。

抱着湿淋淋的她一掌探上她的额际，海角这才发觉它烫热得吓人，怕方才的冷水会加重她的病情，他忙扯来小桌上的布巾，不熟练地替怀中的小女孩擦起那一头湿发。

“好痛……”头发连连被扯了好几回后，受不了他粗手粗脚的霓裳，只觉得现在她的头不但热得像盆火炉，还痛得让她很想把整颗脑袋摘掉。

从没照顾过小娃娃的海角，听了后随即放轻了力道，轻手轻脚地帮她擦干仍在滴水的发梢，再小心翼翼地拭净她的脸蛋，就在他认为大功告成时，他的视线往下一降，皱眉地看着她一身早被她弄得像是下过水的衣裳。

天寒地冻的，她一个小娃娃，怎禁得起这一身湿衣？

他一手按着她的肩头示意她不要动，接着将手上的布巾往肩头一放，转身看了看房中的摆设后，开始翻箱倒柜地帮她找替换的衣裳，还不时地去把那个又想把头放进水里冷却脑袋的霓裳给拉离水盆。

“在最左边的柜子里……”看他找了好久，却像在大海捞针般找不到半件衣裳，身后的霓裳好心地给他一个提示。

忙得一头大汗的海角，在她的指示下终于找着了她的衣裳，才高高兴兴地回头想为她换上，就见原本还摇摇晃



晃站在他后头的霓裳，不知何时已经整个人趴在地上，并将额头贴在清凉的地板上，似乎是想借此冷却额上的温度，但不过一会儿，她开始像颗小圆球似的在地板上滚来滚去。

“小姐……”他拿着衣裳发呆，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我的身子也很热……”回答他的霓裳，在说这话时，已经快从屋子的这一头滚到大门边去了。

回过神的海角。在整个人已滚得脏兮兮的霓裳一路滚去门外前，赶紧上前制止她，将她抱正站起后，他努力地想将她紧贴在身上的湿衣褪下，但她却一直摇来晃去的，两脚怎么站也站不稳，令他始终无法顺利脱去她的衣裳，试了好一阵后，他索性撕碎她身上的湿衣，再取来肩上的布巾为她拭干身子。

“小姐请忍耐点，待会我就带小姐去看大夫。”眼看她的小脸愈来愈红，两眼也像是困得睁不开似的，蹲跪在她面前的海角边拍着她的脸要她清醒点，边将手边干净的衣裳套在她的身上。

“海角。”衣裳只穿了一半的她，突然伸出两手拉住他的衣领。

“什么事？”他顿时停下所有的动作。

“你为什么不跟表哥一起跑？”霓裳歪着头看着他，两道细致的小柳眉全都往眉心靠拢，“你不想离开这里吗？”

他一愕，“离开这里？”

“嗯。”她朝他点了个大大的头，还因站不稳往前栽倒。

“我为何要离开？”他扶稳她，以为她是因病过头而在胡言乱语。

“这样……你就不用当我家的奴仆了……”她摸摸他的脸，整个人又开始摇摇晃晃。

那一双烫热的小手，透过他的面颊，在他的心上造成了某种熨烫的温度，而她不甚清醒的童言童语，则像在他的心湖里扔进了一颗小石子，而且在他的心房掀起了一波波汹涌的巨浪。

是啊，只要离开了这里，他就不必再当奴仆了。

就像她说的，要想脱离奴这一字，今夜就是自由的大好机会，现在全城的人都去寻找天涯了，随着夫人去主城的娘亲不会来拦他，府里的下人们更不会有人留意他在做些什么，又或许，在找到天涯之前，这座城里，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在这夜里少了他一人。

逃离家门的天涯追寻自由去了，他呢？比天涯更向往自由的他，为何不也跟着这么做？

丝丝冷意扑上他的面颊，寒冷的风雪自没关上的门缝里灌了进来，他缓慢地转首，眨也不眨地看着那扇代表着自由的门扉。

只要跨出了这扇门，日后，他再也不必住在他人的屋檐下听人差遣供人使唤，他的人生将不必被掌握在他人手



上，更不必为了一份不是他所欠下的恩情，而付出自己的一生来偿还，他可以忘记海道的种种、远离天宫三山，放下身后种种的枷锁去当个自由人，改名、换姓，隐藏起所有的过往，就到一个无人知晓他过去的异地里，让他的人生重新开始过。

这不就是他所渴望的吗？

颊上的热意，在那双小手离去后骤然消失，海角偏过脸，看着站在他面前的霓裳，以两手捂着自己的嘴，模糊不清地在手心里说着——

“我什么都没有看到，也不会告诉娘亲的……”

他愣愣地瞧着那双不存半点私心的眼眸，想不出仅仅七岁的她，是如何知道他的心思，并且为何愿成全他的心愿。

“小姐……为何要让我走？”他轻轻拉下她的手，哑着声问。

“因为你都不笑。”霓裳以指点点他的唇角，“你从来都没有笑过。”

此刻躲藏在霓裳那一双大眼里的，海角分不清那究竟是同情还是关怀，他只觉在听了她的话后，一种酸楚的感觉，在他的喉际哽涩得发疼。在今夜之前，不被人重视的他，从不知有一双眼眸在注视着他，就连他自己也不知他从未笑过，可她却看见了，且看得比他还要清楚。

“小姐，你怎了？”当霓裳突地垂下头，并以两手紧紧

环抱住自己时，他有些担心地问。

“没有……”她弯低了身子拼命对他摇首。

“小姐？”他想抬起她的脸瞧瞧，可她却固执地不肯让。

“我……”僵持了好半天后，不敌他手劲的她期期艾艾地抬首，大眼中盈满了晶莹的泪水，“我全身都好痛，可是……我又很想让你走……”

在那瞬间，海角的眼眶里，全都映满了她那张想帮他、却不敢告诉他自身痛苦的模样，当悬在她眼角的那颗泪水落下时，他想也不想地就作了决定，快速地将她只穿了一半的衣裳穿妥，再去找来一件厚重的冬衣将她包裹起来后，他一把将她背起，推开门扉朝外头的风雪走去。

扑面而来的雪花携来了彻骨的冷意，但他的背部却很温暖，自她小小身上所传来的热意，热烘烘地暖了他整颗心，虽然，前方铺满厚雪的山路上黑暗一片，刮痛面颊的寒风亦没片刻停息，但他还是一次次地将脚踩进陷人足的深雪里，再努力地拔起，只因靠睡在他背上的霓裳，两手紧紧攀住他的颈项不放，她抱得是那么的紧，就像是一刻也不能失去他般。

在下一波风雪袭来时，海角背稳了她奋力再次往前迈出另一步，为她继续朝远处的主城前进，也为她，一步步地远离身后原本唾手可得的自由。





“曾有人对我说过，我的性格有缺陷。”

愉快悦耳的女声，在泛着啾啾鸟鸣声中的林子里响起，夕日瑰艳的霞光穿过棵棵林木，树梢上一只只归鸟，嘈杂地停栖在上头看着下方的景况。

她继续说明，“我虽有耐心，但没毅力；虽能容忍，却也很会记仇；我会体贴他人的苦衷，不过，这得看状况与时机。”

一个个脸上、身上都挂满了鞭痕的男人们，动弹不得地或坐或趴在地上，被迫竖起双耳聆听眼前的女人讲解她的性格。被打得惨烈无比的他们，有人不时地看看远处全被她给没收的刀剑，有人则是吃痛地抚着颊，不死心地四下张望寻找逃走的良机。

霓裳扯了扯手上的金鞭，回首对他们盈盈一笑，“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会打你们了吗？”

美人娇艳欲滴的笑靥，令本来都一脸惨色的男人们，皆晕陶陶地涨红了脸，差点就被她给勾了魂去，只是当她再次扯着手上的金鞭，制造出令他们头皮发麻的声响时，他们又恐慌地咽了咽口水，就怕她手中的金鞭又会准确地再次朝他们甩来。

一个已经被她打到只想回家哭给娘亲听的男子，怯怯地对她抬起一掌回答她的问题。



“因为……我们三日前在你过河时将桥绳割断、两日前在你投宿旅店时，在你的饭菜里下毒，和夜里在你的房里施毒烟、昨日差点将你烧死在林子里，还有今日在这埋设陷阱想夹断你的手脚？”

霓裳想了想，实话实说地对他摇摇头，“也不全是。”

“那……”他苦皱着眉，百思不解地捧着脑袋瓜，“那究竟是为了什么？”

她巧笑倩兮地挥挥小手，“因为你们不死心的程度，让我想起了一个人。”

“什么人？”到底是谁能让她恨到这种程度？

她脸上的笑意更是灿烂，“我表哥。”就是那个她老早就想把他吊起来痛快鞭一顿的男人。

不知前因后果的众人无言地看了她半晌，而且纷纷一骨碌地跳起，握紧了拳头集体大声向她抗议。

“为什么像你表哥就要打？”想杀她不必打，像她的亲人就要打？这是哪门子奇怪的心态？

佳人的艳容当下风云变色，还威胁性地压低了纤嗓，“因我最讨厌那款冥顽不灵又不死心的男人，而你们，刚好犯了我这项大忌。”

“你又不早说！”忿忿不平的男人们，全都跳到她的面前大声地开吼。

“你们在下手前有问过我吗？”她将下巴一扬，再次挥



扬起手中的金鞭，以熟练的鞭法将这些男人全都打回原处趴着。

一名脸上挂满鞭痕的男子，在咻咻的鞭声又开始充斥着这座小小的林子时，再也挨不了疼的他，偷偷摸摸地爬向近处的小草丛，想趁她忙得分身无暇之际溜之大吉，可就在他的手指已碰到草丛，就快奔向自由时，像是长了眼的金鞭，下一刻飞快地缠卷住他的腰际，再一把将他给扯回霓裳的面前。

“我说过我有耐心，因此我让你们在我身后追了四日，可我没毅力，所以我不打算再让你们继续跟下去。”心情甚是恶劣的霓裳眯细了眼，并在鞭上加重了力道。

“我可以容忍你们为了杀我而使出各种的手段，但我会清清楚楚地记下每一笔账，再全数奉还给你们。”

“你也说过你会体贴他人苦衷的！”被缠得快喘不过气的男子忙不迭地对着她的鼻尖大叫，“我们这么做是有苦衷的！”

她冷冷一笑，“你忘了我也说过那要看状况与时机。”

“现在是什么状况？”冷汗哗啦啦地流下他的两际。

“懒得理你们有啥子苦衷，一肚子怨气不出的不行状况！”她松开手中的鞭子，转身抬起一脚痛快地将他踹回那堆男人堆里。

打人需要理由吗？当然需要。

只是在这些男人已彻底惹毛她后，现在就算是他们只皱了皱眉头，她也觉得他们的模样欠打，因为这四日来，发生在她身上的种种大小意外，已彻头彻尾破坏了她逃家的好心情不说，还让她几次险险在鬼门开前跟阎王老爷打过几声招呼，最重要的是，她甚至连他们打来哪、想杀她的原因都不知道，她根本就不知极少出城的自己，到底是何时在外头结了这一大票缠人的仇家。

离城在外的这段日子，她先是奉命在找上了帝国的南城将军石中玉，办完了天涯交代的事后，接着她就甩下童飞他们一路游山玩水，她自认在这段期间内，她并没有招惹迷陀域里的任何人，也没插手去管任何一桩她不该管的闲事，既然她都这么安分守己了，那么不打打这些杀她杀得莫名其妙的男人，让他们别再来骚扰她，难道要她兜着满腹的怨气，继续任他们跟她玩阴的？

她从来都不是善男信女的那块料，路不平会踩，被咬了一口，自然是会有来有往地咬回去，就如同眼下的状况。

公平地再赏每个人一鞭后，怒气已发泄得差不多的霓裳，抬首看了看天色，这才想到她不能再同这些男人耗下去，她还得去找今晚落脚歇息的地方，于是她在一片哀叫声中收回了鞭子，清了清嗓子正想叫他们往后别再来烦她时。一道蓦地划过风声的锐音，令她顿时大感不妙地左观右望。

